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五 史部

唐鑑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

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敘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

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烏鴉之合聚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覩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

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
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
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
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
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
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
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
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

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于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音咨衰音催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茍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絶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絶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為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勝也凡喪服從

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公子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

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孔子曰為君難語十三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

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姑且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怠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

處有疑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盻盻然防其欺蔽之不暇盻盻目相視孟子使民盻盻然盻與盻同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麗平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

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紿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無思不服（詩文王有聲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癡廉切說文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視也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諜於外國諜間也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

盈守成矣鳧鷖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無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

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為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覩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婁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寂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寂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

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

君使之為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别内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旻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豈其疾而髦乎卒之身没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側也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産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頼子弟適足騷

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途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縻潄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

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去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勾）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昏）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后臧傅務廣德者王）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

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逮及也 不以煩中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書皐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 孔

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佞人者止於諛恱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

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臯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以為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

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乾卦閑邪存其誠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

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旻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强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艴音弗不悦貌孟公孫丑曾西艴然不悦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横流

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逄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命傅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唐鑑卷五

唐鑑卷六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太宗四

初帝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諫議大

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𤣥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録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𤣥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

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末如突厥其險遠不過

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

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上聲解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為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報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徵）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髙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髙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髙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髙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髙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

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竒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葢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髙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晝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不

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

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兔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搆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内屬請同

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名公也獒音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終日乾乾慎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収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枯木

也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衽）解辮內附（辮結髮）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下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

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

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脩其禮樂政

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賛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

道遺貽也去聲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埸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嗣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未

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成元吉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茍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以明繼

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弟婦也（章讀如彰明之彰）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敝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

抵江揚越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貿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廹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榖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剎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德經云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

聞以苗民逆命為怨也太宗不能反已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

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彭越狙詐

之術也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狚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狚詐咸作逆五伯之所不為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升語十三子曰善人為邦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前紀高規模弘遠矣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好呼報切屈已以從諫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賛至治之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

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德經云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唐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七 史部

唐鑑卷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皆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内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

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　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

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　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云　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覘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

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簒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霞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懽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

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

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冏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

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注見上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皐陶謨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

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唐本賛大業末翟讓勣年十七往從之將相並去聲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與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為尚書右僕射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讁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三辰之青三辰日月星辰青過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

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户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

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盖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宗舅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

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

閒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絶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絶嗣將廢之遂

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

親無絶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梟貊乎梟貊岩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

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録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禄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為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既立衘之㪅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内

牽陰嬖外叔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

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

韋元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元

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廬

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皆決于太后豫王居

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已追尊武氏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為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瑯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為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

屬籍改其姓為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為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為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璥等六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

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頴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為王女

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宫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宫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宫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宫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宫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宫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彦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宫

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内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况其革

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倿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萬貴振朝廷常與上卧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

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珦音向）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與

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暗同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黙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

快不悦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悦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

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
年五十五

唐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八　史部

唐鑑卷八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政云）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

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

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為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

之舊也更音羹下同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寖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說告髙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為人後嗣

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甞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室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髙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

任人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孟梁惠王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幷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音挈當成

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茍不能强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强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

宗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閒之言閒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以及

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當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故

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廢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其類也哉）苟不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

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令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

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馬於虔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内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

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為剛（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䖍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哭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輙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

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前程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勲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皐陶謨

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

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

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

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悦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

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唐鑑卷八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周　元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九　史部

唐鑑卷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内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定之方中

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君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

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杜預云燕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多寒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强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

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蔿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宗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

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源乾曜張説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蓼莪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説

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説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壬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内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爲中黄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即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爲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

子諸王不離深宫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譛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悦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

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叱爲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讐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摋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荆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餡中進

藥中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一皷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皆斬之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怵禨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

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興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歳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巣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爲始皇帝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

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廢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平皇帝韋曰敷陳聖劉之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盩厔音戾式質切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

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恠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愼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邉凡鎮兵四十九萬人

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邉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邉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内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

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

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葢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臯繇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

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也語作怍愧十四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不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己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荅其令祠官加禮太室祠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

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内太真宫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伋故切取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絶矣語註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廹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已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

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書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罷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予音與撓奴教切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

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邉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盖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邉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

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仲切竹仲切人君茍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杼直吕切柚音軸織緯器柚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

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
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
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宫又上聖祖尊號曰
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
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
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
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諡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唐韻曰誄銘誄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誄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諡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茍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

禮不經也經常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淸虛以居

上則邪謟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

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唐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八十 史部

唐鑑卷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 帟音亦 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

襁褓裹祿山襁居兩切使宫人以綵輿舁舁居與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髪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宫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

天奪其明將啟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戸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剥鉷胡中切嵗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絶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戸部郎中銲銲何旦切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

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詬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芮

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遺去聲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施去聲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切少也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烹弘羊天乃雨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斂侈上心百姓愁怨有司寖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融既流死同上流巖州卒而韋

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戸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平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冤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有國李悝之平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

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糶之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請取有餘以補不足

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垍爲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

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

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

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劒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逺於百里堂下逺於千里君門逺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逺於百里堂下逺於千里門庭逺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逺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逺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盖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

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乎面反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

琯言所部水灾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灾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絶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

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豈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絶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禄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盖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喋默喋巨禁反説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盖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官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

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祇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

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使西迎賊巡至真源率

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

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爲薊州薊音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

徐樂傳書士崩瓦解而顔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顔杲卿傳安禄山表杲卿爲常山太守禄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潜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閑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遣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禄山反守陳留介然至也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憕傳憕改東京留守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京憕與盧奕達奚珣繕城壍綏士卒將遏賊西鋒禄山渡河不數日薄城下憕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禄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着闕門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之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爲平父尉與張巡事並見上張巡以縣令起

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故大明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彊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隷潼關六月名乾運詣闗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陜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

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禄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册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呼之為姨封韓虢秦三國夫人出入宫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禄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為信

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

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内既夕命

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廵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

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脱身而迯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宫洛卿與縣令俱迯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

糲(曷反)

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

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禄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十